旁白:

因为手臂受伤包扎着，我已经好几天没洗头了。

太痒了，受不了了!

眼下伤口已无大碍,我实在受不了，决定给自己“大扫除”一下。

我一只手举着花洒，另一只手缓慢地涂着洗发水。

叮咚——

我:

谁啊!

旁白:

但门外人似乎没听到我的声音，门铃依然在坚持不懈地响着。

我:

快递放门口就行!

旁白:

我用尽全力喊出声，门那边却传来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声音。

查理苏:

是我，飞了十二个小时，一下飞机就来看你的未婚夫。

我:

……? !

旁白:

当我顶着一头泡沫打开门时，查理苏明显愣了十下。而我看到他脚边巨大的行李箱，也呆愣在原地。

他倚在门口，笑得散漫，又抬起下巴对我做了个飞吻，一本正经地开口。

查理苏:

我没地方住了，求未婚妻收留。

旁白:

我被他这一通操作弄懵了，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半晌，才结结巴巴开口。

我:

你要住我家？？？

查理苏:

对。

旁白:

分明是个无理要求，他却答得格外理直气壮，我甚至有种事实就是这样的错觉。

我:

你怎么会没地方住，你的超级大豪宅呢?

查理苏:

你也知道那里太危险了，全是眼线，你放心得下吗?

旁白:

说的也是，肯定放心不下。我点点头。

我:

但你不还有很多钱吗?可以住酒店啊。

查理苏:

多是多，但都被冻结了。现在身上总共只有五块钱，一碗馄饨都买不起。

旁白:

生怕我不信，他又开始掏口袋，掏了半天只掏出了一张五块钱的纸币，又豪爽地往我手里一拍，说当是房租了。

接下来无论我提什么疑问，他都有理由，并且每个都让我无法反驳。

他看着我，又用那种赖皮又诚恳的眼神，软磨硬泡。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心里一软，哪怕再无理的要求都想答应。

查理苏:

让我住你家。

旁白:

他咧开嘴，一字一字地说。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

我:

先拿礼物来，你不是说出差会给我带礼物吗？怎么变成住我家了?

查理苏:

我就是那个礼物。你忍心看我流落街头风吹日晒吗?

旁白:

他笑得更臭屁了，顺势把行李箱的拉杆塞到我手里。

查理苏:

所以未婚妻就发发善心，收留收留我吧。

旁白:

这种连哄带骗的语气让我的原则彻底消失，查理苏立刻换上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下一秒，我整个人被他推回了浴室。

我:

你干嘛?!

查理苏:

先付点房租。

旁白:

不怪我想歪，这句话实在太有歧义了。我脸一红，义正辞严地推开他，表示自己是正经人。查理苏笑得眼泪都要流下来了，说就是想帮我洗头，哪知道我让他献身。

我:

谁让你不说清楚的!我还穿着睡衣呢!

查理苏:

我很会洗头的，一般人哪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

旁白:

最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回过神时已经坐在小凳子上，享受着他富有技巧的清洗与按摩。

我:

啊，好舒服……唔!

旁白:

结果不知道他触到了哪个穴位，酥酥麻麻的电流贯穿全身,我一下子惊呼出声，睁开眼，正对上笑嘻嘻的查理苏。

我轻轻捶了他一下。

我:

轻一点。

旁白:

他的动作果然放柔和了一些，帮我洗好头，又在我的指挥下翻出了吹风机。

查理苏:

怎么样，你未婚夫手法还不错吧。

旁白:

微热的熏风拂过我的脸颊。

我刚想说还不错，头皮因为吹风机靠太近一阵发烫。查理苏果然是第一次给别人吹头发。

我:

啊啊啊好烫!

旁白:

查理苏连忙拿远些，窘迫地摸了摸鼻子。

我:

要不还是我来吧。

旁白:

他严肃地拒绝了我。

查理苏:

失误失误，这次保证万无一失。

我:

你饶了我吧!

旁白:

虽然我们已经很熟悉彼此，但似乎还是第一次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第一次处在这样家常的氛围之中。

总觉得有什么地方变得不太一样了。

查理苏:

未婚妻，我睡哪里?

旁白:

他用眼神环视了一圈，表情像在说“你总不忍心让我住客厅吧”，我一下子心领神会接下来的台词，捂住了他的嘴。

我:

别打我房间的主意，有客房，你跟我来。

旁白:

推开客房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

客房很多年没人住过了，已经被我当做了堆放杂物的仓库，有的没的东西全往里面扔，万一有什么不能被他看见的东西……

我迅速关上门，查理苏伸过头，差点磕上门板。

查理苏:

怎么了?你不会家里还藏着别的男人吧?

我:

怎么可能!

查理苏:

怎么不可能。要不要帮你回忆回忆?

上次好像还有两个男人来着，叫什么名字，太普通有点忘了。

旁白:

想到上次发生在这里的混乱场面，我尴尬得一个激灵，声调都忍不住高了好几度。

我:

我那是特殊情况!

旁白:

明明没做什么亏心事，但这副表情落在查理苏眼里，就叫心虚。

查理苏:

我还有几个情敌，你给我交个底。

我:

什么情敌不情敌的。

旁白:

意识到自己险些又被他带偏了话题，我摇摇头，赶紧言归正传。

我:

那个，你先离这间房间远点，越远越好。

查理苏:

要给我惊喜?

我:

也可以这么说吧。灰尘太多了，我整理整理。你自己一个人先玩。

旁白:

查理苏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留下一个期待的表情，火速转身就走。顾不上想他究竟理解成了什么，我立即冲进房间。

我从来没有这么崩溃过，房间里的杂物多得可以把我埋起来。除了小时候的东西，一大半都是上次匆忙搬家后来不及整理、就直接放着的生活用品。

相册、日记本、明星海报……杯子什么的就不收拾了，他也可以用。

我以飞快的速度把那堆不可见光的小东西统统搬了出去，一股脑塞进了阳台的收纳柜里。

我:

好了，可以过来了!

旁白:

我打开柜子，找出没用过的床单，抖开递给他两个角,让他帮我一起铺到床上。

想起还有个备用枕头，尺寸比较大适合他睡，我赶紧到自己卧室去拿。

回来时，却看到查理苏倒在床上，肩膀随着呼吸上下起伏，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样。

我轻轻唤了一声，没有回答，他睡着了。

他的呼吸声极为沉重，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一样，喘不过气来。似乎很疲惫的，不单单是身体。

我:

怎么能累成这样……

旁白:

一米八几的个子，就这样趴在床上，半个身体都悬空着。我想替他翻过身。才刚小心地抓起他的手，就被他拉进了怀里。

我:

你没睡着吗?

查理苏:

就这么一会儿，怎么睡得着?你当我吃了安眠药吗。

旁白:

因为我的耳朵贴在他的胸口，声音通过身体传导过来，有种倦怠的沙哑。明明是在调侃，却带着压抑的颤。

我忍不住环抱住他，好像只要事近一点，就能听到他心里的声音。

查理苏:

你头发真好闻，待会儿让我也用用你的洗发水。

旁白:

他缓缓调整了下睡姿，进一步把我包裹在怀里

查理苏:

手臂受伤了还要见义勇为，我未婚妻真棒。

我:

你怎么知道?

查理苏:

我什么都知道。

我:

那你……

旁白:

我有太多话想问，我想问你不是在参加研讨会吗，为什么会这么累;我想问你父亲究竟又做了什么，让你不得不住到我家。可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

我知道了他会把真正重要的事都藏心里，他心里那棵大树枝繁叶茂同时又伤痕累累。所以我也明白当他真正地陷入悲伤的时候，反而会比任何时刻都平静。

我:

你这几天是不是都没休息好?

查理苏:

一天差不多睡两三个小时吧，算多的。

我:

那你先放开我，这样睡不好。

查理苏:

别动，我马上要有睡意了。你一动就会没的。

我:

哪有这种理由……

旁白:

可我没有动，甚至没有闭眼，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睡着了，睫毛在小幅度地微动，双唇紧抿，时不时还会用脸颊蹭蹭我的头发，小孩子一样。

听着他沉重的呼吸，我跟着在心里一声一声地数，许多往事就这样浮了上来。

一直到天黑，查理苏才醒过来，看起来恢复了精神。家里突然多住了一个人，无论再怎么熟稔，也总有些不习惯。这个夜晚，我罕见地失眠了。

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肚子又偏偏在这个时候叫。我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冰箱里找点吃的。

就在我穿越客厅的时候，猝不及防，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查理苏似乎也没预料到我的出现，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茫然地看向我，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居然赤裸着上半身就从浴室里走出来了。哪怕已经见过很多模特裸上身的样子，我还是立刻捂住了眼睛。

我:

你你你——像什么样子……

旁白:

他的声音也明显有点慌。

查理苏:

没办法，你的浴室里只有一条浴巾，所以我只能去行李箱找了。

旁白:

见我始终捂着眼，他突然有点不爽。

查理苏:

最近疏于锻炼，肌肉是少了点。其他应该很完美吧?

我:

完美完美，你赶紧去拿啦!

旁白:

他这才满意，飞快跑到阳台，拖出行李箱。我偷偷松开手看了一眼，嗯，身材是很不错。

正当我准备继续走向厨房的时候，阳台上突然传来了“砰”的一阵巨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查理苏:

这什么东西?

旁白:

我拔腿冲向阳台，看到开着门的柜子和散落一地的杂物。

我:

别动!我来整理!

旁白:

然而还是慢了一步，赶到现场时，查理苏已经蹲在地上，饶有兴致地翻阅着我的日记本。

我一着急，就踩到了地上的水,身体失去控制，就这样朝着查理苏直直地飞扑了过去。

查理苏伸出手，似是自信地以为能接住我，没想到我滑倒的速度太快。

他失去了平衡，最终我们一齐摔倒在了阳台的地板上。

查理苏及时伸出手垫在了我的脑袋下面，我们两个人躺在地板上面面相觑。

我:

你怎么把我的柜子弄翻了?

查理苏:

行李箱卡住了，我一拉，柜子门就开了。

旁白:

我想起不知道落在哪里的日记，想要在地上摸索，一抬手却触碰到他微热而光滑的皮肤。

查理苏:

原来是想摸我的肌肉,好主意，我可以以身抵债的。

这次能多住几天吗?

旁白:

我触电般地收回手，紧张得都快结巴了。

我:

谁跟你说这个了，你刚才看到了什么，全忘掉听到没有!

查理苏:

你是说你小学时候的日记本吗?

来不及了，我记得上面写着。

我的王子是一个有才华、长相英俊、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旁白:

他说一个字我的呼吸就停一下，最后绝望地捂住了脸。

查理苏:

看来你从小就预料到未来的未婚夫是什么样的人了。

我:

别说了别说了!

旁白:

羞耻心把我架在火上烤，我只好伸出手，拼命捂住他的嘴。

查理苏:

你是要谋杀亲夫吗?

我:

你要是继续说下去，我就真谋杀了。

旁白:

我装模作样地高举起拳头，可查理苏依旧不为所动，平静地冲我笑。

查理苏:

动手吧，反正我那么累，是还不了手的。

旁白:

他那副虚弱的样子倒显得我像是趁人之危，我有点心虚，不由得放下了手。

查理苏:

不吭声了?未婚妻怎么还是这么好骗。

旁白:

我泄愤地在他胸口轻轻拍了一下，打算把账留到以后再一起算。

确认了我没有磕到头,他站起身,伸出手，把我也拉了起来。

我:

你先拿你的毛巾，我来收拾。

旁白:

查理苏点点头，转身打开他的行李箱。

我快速地拾掇起我的小东西们，把它们统统扔进柜子深处锁好，我转过头，却在那一瞬间愣在原地。

查理苏的肩胛骨上有一块小小的，暗色的伤疤，此前我从未见过。

借着灯光观察，伤口应该愈合已久，但仍能看出创面又窄又深，当时应该伤得不轻。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轻轻地碰了碰伤疤旁边的皮肤。

我:

这是怎么回事?

旁白:

手指触碰到查理苏的脊背,我明显感觉到他浑身—凛，声音也变得有些闷闷的。

查理苏:

小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留了个疤。

旁白:

昏暗的灯光之下，查理苏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查理苏:

别在意,都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旁白:

就这样,查理苏就在我家暂时地住了下来。

自此家中就多了一个人形闹钟，一大清早，查医生的生物钟就能让他准时醒来并叫我起床，我再也不用担心早晨无法清醒过来这种事情。

等我洗漱好时，面包机就会发出清亮的叮声，查理苏端着他自创的超级无敌豪华饭团，等我一起吃。

上早班的时候，他会出门提前把早餐买好放在桌上，旁边附带一张小便签——

“微波30秒，口感刚刚好。”后面一般还会画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

至于晚上，因为工作繁忙我几乎夜夜晚归，一开门就会看到他坐在沙发上捧着本书籍，昏黄的光线衬得他的侧脸格外温柔。

我会瘫坐在他身边，和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白天的经历。洗澡后，他替我吹干头发，我为他温一杯安眠的热牛奶，最后互道晚安。

不过，最近项目进度越来越紧张，整个办公室都在加班加点，好几晚我们都睡在公司。

就这样连续几天我都没能回家，也没有见到查理苏。

他也知道我忙，发来的短信都让我不要回，说只是突然想我了。

这天中午，我收到一条他发来的消息。

查理苏短信:

未婚妻吃午饭了吗?

旁白:

我刚吃完他早上给我准备的饭团，回复道现在不饿，又给他拍了张照片，上面是饭团包装纸。他没再回复，大概是去忙了。

查理苏看着回复,不紧不慢地拿起钥匙出门。

他最近很钟情路口的一个小馆摊，现包现煮，大锅里蒸腾的热气有种亲切的家常气息。

老板热情地招呼他坐下，一个中年人也在此时向他们走来，径直在查理苏对面坐了下来。

他有一阵子没见过这人了，药物安全保障协会的沈会长，之前曾拜托他调查DEA的事。

上次会面的结尾，对方曾经说过。

“毕竟在灵族和这种叫做退化的疾病得到普遍认可前，人类的病例更容易作为证据。”

而现在他终于找到了DEA可以让普通人心脏受损的证据。于是他第一时间联络沈会长。

把自己现有的结论与怀疑告知对方，又叮嘱对方暂时别轻举妄动，得到对方的保证后，他才起身走向摊主。

查理苏:

老板，打包一份全家福馄饨。

旁白:

拎着打包好的馆钝离开小摊，他又被路旁一家新开业的奶茶店吸引住了，门口的易拉宝上写着几个大字，充值一千送两百。

试吃员递给他一小杯奶茶，他尝了尝，满意地点了点头。

万甄会议室内，长桌上堆满了草图和布料，十几个同事一齐敲击键盘的声音交织成焦躁的节律。

看了看时间，原来会议已经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难怪有种缺氧的感觉。

我在密密麻麻的白板上擦出一个干净的角落，记下刚刚的讨论结果。

我:

那我们就暂时先到这里，大家吃个饭，下午我们继续讨论。

旁白:

同事们欢呼着离开会议室，我整理好散落的布料，又把文件资料归位。抬手看了看表，竟已经下午一点了。

这个点食堂估计没什么吃的，只能去便利店看看还剩些什么了。

还没走出公司大门，就听到室外一片人声鼎沸，这个时候公司门口怎么会这么热闹?没办法，人天性就爱凑热闹，我快步走过去。

第一眼就看到了一辆拉风的豪华跑车，车身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心里已经有了预感，再抬起头，果然看到了查理苏戴着墨镜，倚靠在引擎盖前。

查理苏:

不要急，大家都有。

旁白:

查理苏在豪车边上支了一个小摊，桌上是堆积如山的奶茶，有人伸手又缩回，小心翼翼地看了眼查理苏，他大手一挥。

查理苏:

想喝什么随便拿。

旁白:

周围认识或是不认识的同事都涌了过去，他们在说是Pristine的主理人请全公司同事喝奶茶。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小摊上的奶茶如风卷残云一般消失在人山人海之中，转头看向查理苏。

我:

你怎么……

旁白:

查理苏把墨镜一摘，笑得一脸光辉灿烂。

查理苏:

我来见你，肯定不能空手来，就给你们公司同事买点饮料喝。

旁白:

他怎么会突然到这里来,给大家发饮料又是哪一出?是不是又遇到什么事了?

他总是这样，无论处在什么境况之中，总是要把最无懈可击的一面展示给别人，从不会给人造成负担。

可恰恰是这样的他，如今却让我迫切想要确认是否还有往日的温度。

然而，我再次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指了指他那辆光鲜亮丽的跑车。

我:

你不是说没钱了吗?这是哪来的?

查理苏:

租的，上个月工资刚到账。

旁白:

大手大脚，注重排面，还是他一如既往的风格。我悄悄松了口气，但愿他是真的心情很好。

查理苏:

盒饭就别吃了，吃这个，Charlie牌未婚妻专属爱心便当。

旁白:

他用手指骄傲地在上面敲了敲，我将信将疑地接过，沉甸甸的分量满载着令人踏实的感觉。

打开盖子，小馄饨和汤汁整齐地分装在两侧，一阵升腾的热气与鲜香扑面而来。

这―刻我那么鲜明地感受到了温度，这或许是他现在拥有的全部温暖，他都渡给了我。

最平凡的生活气息，好像帮我们暂时屏蔽开了那些困难和阴谋，我们会吃会喝，会笑会哭，生活还是会继续。